

马年寻“马”

本报记者 胡晓萍

新春走基层

岁序更替,农历丙午马年的足音即将叩响时光之门。连日来,记者先后走进三门峡市区几座博物馆,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徐徐展开——在市魏国博物馆,森然肃列的车马坑重现马作为礼制与战争核心的西周风华;在市博物馆,西晋、唐代彩绘的陶马展现马脱离车轅后,融入艺术与生活的别样灵动。这些不再静默的陈列,连缀成一部华夏文明中“马”之角色与精神演进的生动史诗。



唐代彩绘陶马(资料图)



马首形玉佩(资料图)

1 车马辚辚:西周的车马礼制

“车马”在先秦绝非简单的交通工具。《礼记》有载:“服牛乘马,引重致远,以利天下。”这在魏国车马坑得到了实证。

市魏国博物馆副馆长李清丽介绍,车马是两周时期重要的交通运输与战争工具,更是等级与身份的鲜明标志。不同地位的人,生前使用和死后随葬车马的数量皆有严格等差。

该馆的三座车马坑群,直观展现了魏国雄厚的军事实力与其在周王室的显赫地位。

魏国国君魏季的一号车马坑,长47.6米,宽逾4米,13辆战车和64匹骏马头北指,车舆朝南,俨然一支静默待发的千年军阵。仅数十米

外,魏季夫人的二号车马坑,19辆华车有序排列,若按一车配两马来推算,应有38匹马殉葬其间。太子墓的三号坑,虽仅清理出部分车轮遗迹,其21米的长度,预示着其规模同样不可小觑。

这三组规模依次递减的车马坑,构成了严谨的礼制阶梯。《左传》所规定的“名位不同,礼亦异数”,在此获得了直观的考古学诠释。

彼时,马车以木为骨,青铜为饰。衡、轴、辀、轮构成车辆的主体,十八至二十根辐条撑起车轮。两匹服马架轳拉车,马衔、马镳、辔铃等青铜饰件,或佩于马身,或安于车舆,车马一动辔铃叮当,声传数里,光华与威仪并驰。

2 礼制物语:车马之上的精神寄托

先秦之马与车,共同构成了一个威仪的整体。魏国墓葬中出土的众多青铜铸造的马衔(俗称马嚼子,勒在马口中的横铁)、马镳(与衔相连的部件)、辔铃(车上铃铛)、车辖(固定车轮的销钉)……这些今天读来略陌生的名词,正是当年战车坚固、骏马威武的关键所在。它们饰以繁缛纹样,在实用功能之上,披覆着礼制的华裳。当魏国战车隆隆驶过,青铜的冷冽光泽与辔铃的清越音律,便是国力与身份的无声宣言。

在宏大的车马阵仗之外,一件魏国出土的马首形玉佩格外引人注目。这块带褐斑的青玉,以圆雕技法琢出昂扬竖耳、有神的臣字眼,鼻孔处C形卷云纹精巧别致,下端斜穿孔兼佩挂实用功能。这块高仅5.8厘米的玉佩,虽盈手可握,却将马的矫健与灵动凝于指尖。

生前统帅千乘万骑的国君,死后将这样一匹玉马贴身陪伴,马之于人,已超越礼制与战争的范畴,寄寓了一份个人钟爱与精神寄托。

3 鞍鞞风流:时代的转折

战国以后,灵活的骑兵逐渐取代笨重的战车。汉代以后,“车马并举”的时代缓缓落幕,马匹挣脱了车轅的束缚,开启了与人类相伴的新篇章。这一历史性的漫长转折,在市博物馆的藏品中留下了清晰印记。

市博物馆馆长贺旭辉介绍,馆藏两匹彩绘陶马颇具代表性。一匹西晋彩绘陶马(公元265—316年)出土于义马市。它体态健壮,呈欲奔之态,昂首注目,后腿微曲。最引人遐思的是其背上所配鞍鞞,两侧各绘有一只生动的奔鹿。马与鹿的意象结合,少了几分战场的肃杀之气,平添了几分山林诗意与浪漫,折射出动荡年代人们对安宁与自由的艺术化向往。

另一匹唐代彩绘陶马(公元618—907年)则气度迥然。它四足稳立,昂首向天作嘶鸣状,短尾上扬,全身筋肉饱满,充满刚健张力。通体白衣与鞍上赭红彩绘,虽历经千年有所脱落,仍难掩其当初的华彩。这匹唐马,不再服务于具体的战争或礼制,其昂扬自信、生命勃发的姿态,正是那个开放强盛、意气风发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缩影。

从西周时期车马坑中作为“国力单元”的马,到唐代陶俑中充满个体神韵的马,其形象的演变,恰是中华文明从古典礼制社会,向更丰富、多元、自信的帝国形态演进的一个生动侧影。

4 古今对话:千年文脉的精神回响

马年将至,站在这些沉寂数千年的车马前,我们聆听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,更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。在华夏文明的长卷中,马从来不只是牲畜,它是“骐骥”“赤兔”的传奇,是“车辚辚,马萧萧”的征途,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的抱负,也是“老骥伏枥”的志节。它承载着礼仪的庄重、征战的豪情、艺术的灵思与文人的寄托。

魏国的车马,终随其国灭而埋入黄土(公元前655年,魏为晋所灭)。但马的精神,早已挣脱黄土的封印,深深融入华夏文明的肌理。从西周的礼乐秩序,到汉唐的开拓进取,再到后世文艺中的万千意象,马始终是进取、刚健、忠诚与自由的象征。它伴随着文明的每一次跃迁,见证着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繁盛。

马年寻“马”,不仅是在博物馆中辨认古老的痕迹,更是在与一种贯穿古今的生命力对话。这些跨越千年的文物,仿佛被时光重新注入生气,以其深沉的身影,送上了一份来自历史深处的祝福:愿新的一年,如骏马奔腾,昂扬奋进;愿文明的脉动,历久弥新,传承不息。

速递

“崤函墨韵”三门峡市书法作品巡展启幕

本报讯(记者任杰)1月30日,“崤函墨韵”三门峡市书法作品巡展在三门峡底沟博物馆开幕,为春节期间群众文化生活增添浓厚雅韵,助力我市文化强市建设。

本次巡展汇聚全市老、中、青三代书法艺术家精品力作120幅,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诸体皆备,风格多元,或沉雄朴茂,或清丽洒脱,既承续千年书法文脉,又彰显时代审美与个人性灵,全面展现三门峡近年来书法创作的丰硕成果。

据悉,“崤函墨韵”展2015年首展即获省内外广泛

赞誉。此次巡展是品牌升级后的“再出发”,主办方重新策划设计,旨在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文化氛围,推动本土文化生活增添浓厚雅韵,助力我市文化强市建设。本次巡展由三门峡市委宣传部主办,多家单位承办、协办,将成为春节期间我市一道厚重的文化风景线,助力筑牢文化自信根基。

“马上过年——丙午马年少儿艺术展”开展

本报讯(记者夏泽辉)时序更替,年味渐浓。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深度解锁“马”文化蕴含的精神密码,2月1日,三门峡市博物馆携手市内多家专业儿童画室精心打造的“马上过年——丙午马年少儿艺术展”正式开展,为市民群众送上一场兼具童趣与底蕴的新春文化盛宴。

本次展览以马文化为核心脉络,汇集百余幅少儿优秀作品,通过“龙马精神”“迎祥纳福”“马到成功”“自由奔放”“吉祥如意”“连年有余”“马年大吉”七大主题趣味叙事,让孩子们以艺术为媒,解读马文化的精神内核。

此次参展作品创意十足、形式多样,既深度融合三门峡

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元素,又巧妙融入年画、剪纸、醒狮、版画等传统民俗记忆,涵盖国画、书法、手工、素描、丙烯画、动漫等多种表现手法。一幅幅色彩绚丽、充满童趣的作品,凝聚着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,饱含着少儿对农历新年的甜蜜期许。

本次展览同步配套举办研学活动,以博物馆馆藏文物为桥梁,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,引导孩子们在观展、创作、互动中,深入了解马文化的历史渊源、民俗内涵与精神价值,进一步激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热情,实现“以艺传文、以文润心”的育人目标。据了解,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三月下旬。

义写春联传雅韵 妙笔生花送吉祥

本报讯(记者单义杰)新春将至,墨香传情。2月1日,“骐骥迎春·福暖万家”义写春联活动走进市区瑞德·学府尚品售楼部,三门峡市楹联学会的书法艺术家挥毫泼墨,为前来参与的市民现场书写春联、赠送福字,将浓浓的年味与新春祝福送到群众心间。

活动现场年味十足,红纸整齐铺展,书法家们凝神聚气、笔走龙蛇,以饱满的热情将对新年的美好期许倾注于笔端。活动还贴心提供“定制

化服务”,群众可根据家庭愿景、姓名等提出需求,书法家们现场构思,创作专属春联。当天河南省书协会员罗昌忠挥毫泼墨,撰写一副3.8米长、单边11个字的巨幅春联,作品借春风送福入青云,气势不凡、意境开阔,引得在场群众驻足观赏、赞叹不已,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。

此次活动不仅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,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笔墨流转中得以传承,将温暖与祝福切实送到群众心里。



墨香迎新春

2月2日,湖滨区涧河街道文一社区组织志愿者到市直东区开展送春联活动,将新春祝福凝于笔墨,将喜庆春联与吉祥福字赠居民,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。本报记者 张明 摄

文化时评

中国潮玩缘何风靡海外

杨超

从东南亚街边门店到欧美核心商圈,从社交平台晒单到国际艺术殿堂陈列,近年来中国潮玩迅速走红全球,既彰显了我国创意制造与文化消费的生机活力,也让“中国制造”与中华文化被更多人熟知。

当前,中国潮玩出海形成“头部引领+多点开花”的产业格局。头部企业探索出成熟的跨文化IP出海路径,通过本土推广、名人效应积累热度,再反向激活国内市场完成价值沉淀;中小创意企业则差异化入局,或复制潮玩集合店模式,或深耕“文化+科技”赛道,形成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,2025年前三季度,我国相关玩具出口超500亿元,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,广东东莞潮玩产业集群更是实现产值、研发投入与原创IP数量的大幅增长。

中国潮玩风靡海外,源于需求、供给、传播三大维度的协同支撑。需求端,潮玩精准捕捉到全球情感消费需求,其

生动亲切的设计,成为海外消费者缓解压力、寄托情感的载体,这种情感价值跨越文化壁垒,实现深度共鸣。

供给端,“中国制造”的硬实力提供了坚实保障。珠三角等地形成了从IP设计、规模化生产到品质管控的完整产业链生态,高效协同的供应链既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,也能保障产品品质,推动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创造”转型。

传播端,潮玩探索出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的柔性路径。各类潮玩IP将中国文化符号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视觉风格,以生活化、趣味化的方式搭建起跨文化沟通桥梁,大幅提升了文化传播效果。

目前,潮玩出海仍处于发展阶段,面临市场接受度不一、本地化运营等挑战。未来,如何跨区域文化转化为全球潮流符号、实现文化与商业良性融合,仍是行业需探索的课题。相信凭借产业合力与创新活力,中国潮玩必将在全球舞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彩。

史海钩沉

澠池不召寨:千年古村藏风骨

梁小卫

在澠池县,不召寨家喻户晓,这座古村的灵魂,是“周党隐居”——澠池古八景中唯一因人成景的文化遗址,承载着东汉逸民周党超逸的气节,也沉淀着千年未散的人文底蕴。

不召寨位于澠池县北部坡头乡,距县城约7.5公里。冬月初一,煦日和风,我驱车前往,沿沿山大道北行至山脚,转312省道西行片刻,隶书“不召寨”村标便撞入眼帘。入村水泥石路平直开阔,田野里的花椒树整齐连片,经精心修剪的枝干宛若盆景,为冬日添了几分生机。

村委会南侧的小广场,是周党文化的缩影。十二块磨盘依大小呈弧形竖立,下以两尊石碾为基,正面用各式书法镌刻着明清文人赞颂周党的诗词;六块“周党轶事”铁制展板,精炼勾勒出这位逸民的一生。

据《后汉书·逸民列传》载,周党字伯况,太原广武人,生于富庶之家却自幼丧亲,家产被族人侵占。成年后耻诉回家产,却散尽财物予邻里,遣散奴仆,只身赴长安游学,此为“散财求学”。游学期间,他博览群书、精研《春秋》,成德高望重之名士。王莽篡汉时,他托疾闭门;战乱盗贼四起,周边皆遭劫掠,唯有其居处安然,因盗贼仰其名望,此为“盗贼不掠”。

东汉建立后,光武帝刘秀征召周党为议郎,他不久便称病辞官,携妻隐居澠池回溪之畔,读书著述、教化乡邻,是为“回溪隐居”。数年后,刘秀再派尚书召其还朝,使臣携重礼宴请,他却身着粗布短衣、头沾谷糠回

绝,赴洛阳后仍伏地坚辞高官。刘秀感其志,下诏赐帛,听其自便,此即“不召于廷”。

周党在此耕作著书至终,著有上下篇传世,邑人敬其贤,设祠致祭。后人因他不应征召,称其居地为“不召寨”,周边“礼庄寨”“乐村”之名也沿用至今,彰显其“光照邑史”的影响。如今,周党隐居的窑洞已因风雨坍塌,仅存“不召寨遗址”标牌,杂草丛生的遗址旁,沧桑土崖与茂密草木,默默诉说着他的风骨。明朝诗人戴珙曾题诗赞誉:“高节不因炎帝屈,芳名应与碧山齐。”

这座古村的底蕴,不止于周党。村南孝善文化广场,“孝感动天”“包拯辞官侍母”等古今典故展板,传递着千年孝善之风;村内花椒种植已有20余年历史,3000余亩花椒林让不召寨享有“中原花椒第一村”美誉,今年产值预计突破2000万元,“小花椒”铺就致富路。

更鲜为人知的是,不召寨还是重要的古龙山文化遗址。1951年、1964年,考古学家夏鼐、方酋生先后在此调查,2013年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22年,遗址考古勘探启动,为文物保护与发掘奠定基础。

千年时光流转,不召寨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也是澠池历史的记忆载体。周党的隐居不是遁世,而是洗去铅华的超脱;这座古村静默于山野,既有文人风骨,又有烟火气息,既有历史厚重,又有时代生机,如被时光珍藏的宝石,在岁月中静静绽放光彩。